

兰姐和她的小小咖啡车

□王秋女

午休时到楼下的社区小公园散步,发现空地上停了台小小的咖啡车。近几年利用车尾箱卖咖啡的挺多的,不过一般是在户外市集、野营基地等场所,且主理人多时尚的年轻人,但这位主理人却是位衣着朴素、笑容可亲、明显上了年纪的大姐。

大姐卖的咖啡和她的穿着一样朴素实在,没有花哨噱头的特调,主打就是美式和拿铁,价格更实在,不管什么品类的咖啡,都是10元一杯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,就买了杯拿铁尝尝。大姐很熟练地磨豆、注水、萃取、加奶,动作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。虽然咖啡是装在一次性的纸杯里,但还是很认真地给我拉了朵不太成型的花,像朵胖乎乎的云,倒显出几分稚拙的可爱来。大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她正在练习拉花,还拉不成型。我喝了口咖啡,口感不能说很惊艳,但醇厚香浓,能感受到制作者的认真和诚意。

这台浅蓝色咖啡车的车身上装饰了很多卡通贴纸,有种与主人年龄不符的可爱。车边围着不少人,有喝咖啡的,也有看热闹的,其中有几位小姐姐特别热情,看到有好奇打量的路人,就会招呼着要不要来杯咖啡尝尝。

原来大姐叫兰姐,退休前是这个社区的社工,那几个小姐姐是她的前同事,趁着午休过来蹭咖啡喝。我一听更吃惊了,一般像兰姐这样的退休大姐,别说将车子改装成咖啡车,连进咖啡馆的都不是很多。兰姐的同事就跟我聊起她利用车尾箱卖咖啡的初衷。

她说兰姐一直喜欢喝咖啡、做咖啡,为了练习做咖啡,还将家里的咖啡机搬到单位的茶水间,平时午休时就做咖啡给同事品尝。去年兰姐要退休,我们都很舍不得,其实更舍不得兰姐的咖啡。

不过兰姐很开心,她说自己这大半辈子都为工作为孩子为家庭忙得团团转,从来没有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事。现在退休了,孩子呢,也大学毕业工作了,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,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,可以开始为自己而活!

所以荣退聚餐一结束,她就去报了个咖啡师培训班,专业学习咖啡制作。兰姐还有个爱好是旅行,就想着如何让咖啡和旅行结合起来,于是索性将自己平时代步的小车子改装成咖啡车。兰姐的终极梦想是以后能边旅行边卖咖啡,以咖啡会友,能多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,多遇到些有意思的新鲜事。

开始我以为社区小公园里都是退休的大爷大妈,来买咖啡的人肯定不

多。出乎意料的是,大爷大妈们喝咖啡的热情并不输年轻人。有位大爷让兰姐给他打包一杯咖啡带走,他说自己不喜欢喝咖啡,但老伴喜欢,买杯带回家哄哄她开心。

刚在小公园另一角打太极的几位大妈锻炼结束走了过来,每人买了杯咖啡,开玩笑说她们是闻香而来。我问:“你们喜欢喝咖啡?”大妈说:“喜欢啊,我年轻时就喜欢喝咖啡,不过现在咖啡馆的咖啡太贵了,而且都是年轻人,不太适合我们。像这样在社区公园里卖挺好的,我们锻炼结束,老闺蜜们坐一起,喝杯咖啡,聊聊天晒晒太阳,既随意又惬意,挺不错的!”

这时有位背着只碎花双肩包的大妈经过咖啡车,停住脚步好奇地张望了下,然后要了杯拿铁。我问她背着大包去哪儿?大妈说刚游泳回来,背包里装的是游泳装备。我们都夸她坚持锻炼身体好,大妈轻叹了口气:“我也是没办法啊,老伴老年痴呆症,全靠我来照顾,所以我一定要锻炼好身体,不然我倒下了,他只能送养老机构了。”

我们都沉默了,不知该如何安慰。大妈却淡然一笑:“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,你看像里根、撒切尔夫人,不也得了这个病吗?生病不可怕,面对就是了。医生说除了坚持吃药,这个病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心情愉快。”

咖啡做好了,大妈接过来喝了一口,露出惬意满足的神情,笑着跟我们挥挥手,说要赶紧回去给老伴做午饭了。

这台小小的咖啡车,既开启了兰姐退休后的新生活,也承载了兰姐年轻时未曾实现的梦想。而她卖出一杯杯咖啡,是大爷不好意思对老伴说出口的爱意;是老闺蜜们相聚在早春阳光下的愉快时光;是日夜陪伴照顾患病老伴的大妈,奖赏自己的一点甜……

母亲站在转角处

□施群妹

每次跟母亲说要回家来,她总会等在村口小路的转角处。当我看见喊她时,她总会装作不经意的样子,笑着说:我也是刚刚站在这儿,想想你是快到了来看看,真的就到了。

有时,怕她等,就不事先通知,来个突然袭击直冲家门。那时一般她都会坐在堂屋门口的桌子上念经,那个位置抬头可以望见村里的小路和路上来来往往的人。见我进来,她就会赶紧起身,着急忙慌地把矮矮的墙门开得很大很大,然后笑盈盈地怪嗔道:怎么不先打个电话,我早点可以把门打开,你父亲也可以早点去地里,把新鲜的蔬菜割一些来。

父亲在院子里修剪花草,有时头也不抬,只是对我说一声:来了。继续弄他的花草。等我把我家里里外外走一圈后,再回到堂屋坐到母亲身边,父亲早已经骑着他的三轮车去菜地里了。

我与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,前屋大妈孙子在杭州湾新区的工作、隔壁西屋媳妇向租客讨房租的趣事,又说着年底购买年货的经验,还有春节人挤人的景区现场等等。母亲有时会笑,有时也会评论一句:这么多人,不如在家晒晒太阳。聊着聊着,日光

渐渐西斜,好像就一溜烟的功夫,父亲装着满满一车的蔬菜到家了。

等我起身要回来的时候,父亲已经为我准备好几袋的蔬菜,各式品种的蔬菜都放了一些,每个袋子里还进行花式搭配,帮我放到车上,最后总会用手再按一下,才安心地走到旁边。而母亲则开始各种叮咛,一会儿说多穿衣服注意别感冒,一会儿又说少吃冷的食物,然后站到围墙的一角。等我出门,她继续边走边说,一直走到小路的转角,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大,最后一句大概是问我下次回家的日子,我听得隐隐约约,嘴里也含糊其辞地应着。

等我要转弯的时候,一回头,她还在那个路口的转角站着,风会吹起她的几缕白发。

好在我与他们住得不远,就半小时车程的距离。母亲在那个转角的期待,也可以是一个电话解决。而那些千里迢迢远行,一年或者几年才回去一次的人们,那个路口的转角,是多么让人望眼欲穿啊。

现在,我的孩子也会一次次地离家,然后一次次地返回。每次他回家的时候,我也会站小区路口的转角,等着他风尘仆仆地归来。

总第7274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nhb.com.cn